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鶯歌巷孫婆誘姦

話說戴春聞得事體行不得，吃了一驚，追問紀二怎的。紀二道：「有個緣故。」戴春急問其故，紀二道：「昨日桃花巷口與二官人分手，看看太陽尚高，小人便到那家左近鄰居打聽。卻探聽不出什麼，只知他家姓楊，說他家由金釵巷搬來的。小可奔到金釵巷，那裡又打聽不出什麼。正在無計訪問，恰遇著張九朝奉，談起他家，方知是個詩禮之家。他丈夫是個鬻門秀士，今來山東遊幕，好像是別省人，不甚清楚。其人前月身故，家惟母女二人，雖不富足，盡可度日。」戴春一腔慾火挫了一大半，紀二又道：「二官人，非是紀明不肯出力，那話如果是真，此事如何行得！」戴春呆了半晌道：「總仗二郎再去打聽，自當重謝。我們且上街去。」紀二請戴春先吃了些茶食，便同去幾處窰子裡姊妹行中鬼混了一回，又上街閒走。紀二一路看得戴春神不守舍的光景，不覺又行到天河樓前，重複到那鳳鳴酒樓。戴春便邀紀二上去飲酒。上得樓時，只見靠窗那副座頭，已被一伙酒客占去，二人只得另揀一副座頭坐了。且喜斜望過去，對面那樓窗也看得見，只苦略遠些，又可恨那樓窗卻廝閉著。過賣搬托酒菜上來，紀二隻顧勸飲，說些閒話。戴春那雙猴眼，只釘在對面樓窗上，苦得鑽不進去，只得收眼回來看著紀二道：「二郎，你那信息，那裡打聽來的？」紀二道：「不是說過張九朝奉講來的。」少頃道：「且慢，那張老九素來說話不大誠實，此信多敢不是真的，改日再撈個真底裡來回報。」戴春聽了心竅豁地一開，喜不自勝，說不盡仰仗話頭。二人又對酌了一回，戴春道：「我們且下樓去，此事總望商量。」那紀二忽的立起身來道：「二官人且請坐坐，我有個計較在此，去去就來。」說罷飛奔下樓去了。

戴春等了許久許久，方見紀二上來，急忙立起笑問道：「何如？」紀二道：「啐，我道是那一家，原來遠在千里，近在眼前，卻是我家的親戚。」戴春大吃一驚，道：「怎的是你親戚？」紀二道：「他家是我的母黨，那婦人是表嫂，他的公公便是堂房舅舅，那女子是表姪女兒。」戴春故作惶恐，陪罪道：「倒是小弟放肆了。」紀二道：「這倒不打緊，雖是親戚，卻多年不轉動了。疏失已久，所以昨日探知他姓楊，丈夫是秀才，都想念不到。方才記起一個人來，其人也姓張，是此地老土著，熟悉左近人家，因而去問他。」紀二說到此處，向對面樓窗努一嘴，道：「方知真是清白人家，他丈夫名喚士發，實是我表兄。」戴春聽罷，呆得做聲不出。紀二又道：「二官人，非是紀明不用心，即使此刻前去，與他見了，往來廝熟，亦難好啟齒。」戴春道：「既如此，休再提了，另作計較罷。」言畢出神呆坐。只見對面窗門豁地開了，卻是婆子上來晾衣，戴春看那晾的是一件大紅湖綉女襖。不多時，那妖精那步上來，就在窗前與婆子打話。那張芙蓉粉臉，吃那大紅湖綉一映，好似出水朝霞。他又把雙星眼望著戴春（目芻）了一（目芻），冉冉地隨了婆子下去。

《老子》云：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戴春自從見了陰秀蘭，本已神魂飛馳，當不得被紀明弄得忽起忽倒，昏天黑地，那把慾火只在肚裡打團團。當此之時，怎好再經那妖嬈當面一照，可曉得戴春的三魂七魄早已零零星星提了一半過樓去了，還剩一半在酒樓上與紀二問答，又對紀二道：「二郎，你和令親有幾年不見了？」紀二道：「自從那年尊翁離徽州時，小弟也往蘇州，算來與他闊別四年了。」戴春道：「他和你交情如何？」紀二道：「我和他的交情，尊翁盡知。那年尊翁做五十大慶時，大官人又是歲，小弟送的《百壽圖》，還是表兄寫的，敢道府上還不曾棄掉。後來大官人八歲上恭喜完姻，當年生子，我那楊表兄又替我做了些詩章，後因我有要事出門，未曾送來作賀。至於我同他的交情，自不必說。」戴春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此刻為何不去轉動轉動？自古道：千年不斷親。」紀二道：「咳！原是。不瞞二官人說，我一則初到，不曾打聽出來；二則小弟兩手空空，就是今朝曉得了，怎好白手白腳的到他家去呢？」戴春道：「你只不過要買些禮物，何不早同我說。」紀二道：「二官人肯借我銀子時，我有個計較在此。既是你教我去轉動，我只說方從東京下來，我們先在本處買些京貨，只說是土儀，將去送了他。二官人只說是同伴，陪我同走走。」戴春拍手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紀二道：「我還有一個主見在此，只是妄僭些，倒像討二官人的便宜了，卻不敢說。」戴春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我同你共事，有甚話說不得！」紀二笑道：「事體倒巧的，小弟的拙荊恰好也姓戴，有一個內姪兒，名喚福官，自幼隨他父親到四川去，至今永無音信。這件事我那楊家表嫂盡知，二官人何不冒充了福官，只說由四川發大財回來，同我由東京一路到此。倘表嫂肯留我住，你便是親眷，常常好來看望了。」戴春聽了，笑得個嘴不能閉，連聲叫妙，便道：「竟如法而行之，何不今日就去？」紀二道：「今日大家紅著臉，不象樣子。何爭這一日，且到明朝，先把應用禮物買了，慢慢地同二官人去何如？」戴春聽了，慢吞吞道：「也是。」

二人吃罷了酒，紀二又奪會了酒鈔，離了那座鳳鳴大酒樓。戴春又回到紀二家中吃茶。原來紀二的住房，是一排三間八椽樓屋：其一間是姚蓮峰開書店，一間紀二居住。裡面還有一個老婆子姓孫，只有母子二人，住居樓上，並後邊小屋內。紀二住在堂前後軒。須知紀二與那孫婆子也是心腹。還有一間樓房空著。戴春順便看了一回，又同紀二到姚蓮峰處談些閒話，要托畫小照、扇面等事。姚蓮峰極力張羅。看看天色將晚，戴春告別，約定明日再來。

次日一早，戴春又來，便邀紀二去買京貨。紀二道：「二官人且聽我一言，今日去是這般去，只是我那表嫂不是那些不正經人家，二官人斷斷啣不得。」戴春正色道：「二郎說那裡話來！前日已說過是你的令親，我戴春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怎肯幹那虧心之事，只是愛你不過，如此卻長好親近。」紀二笑道：「如此最好，實是體恤小弟。但也不必分拘束，只要隨常大方些便好。」

二人同上街去，到了蔣大隆京貨莊上，買了幾色京貨，都是輕巧細軟值錢的東西。兩人分攜了，到那天河樓前，酒樓緊對門，樓房門首。紀二上前扣門三下，只聽得裡面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紀二道：「府上姓楊麼？」裡面道：「你們那裡來的？」紀二道：「遠方親戚，特來奉拜。」只見那婆子來開了門，紀二道：「大嫂，多年不見了，還認識兄弟麼？」那婆子定睛細看，叫聲：「阿約，你可是紀二表叔麼？」紀二道：「嫂嫂記性真好。」婆子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，請裡面坐。」紀二便招呼戴春同進裡面，婆子道：「二阿叔那陣風兒吹到這裡，多聽人說阿叔發了財了，果然面龐兒比二多歲時發福得多哩。這位官人是誰？」紀二和戴春先放下了禮物。紀二道：「說起話長，嫂嫂先請受紀明一拜。」那婆子回拜了，紀二便指著戴春道：「此人說起來，阿嫂也該認識。」婆子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紀二道：「便是兄弟的內姪，散金大舅的兒子。」婆子道：「哦，是了，莫非就是戴福官？」紀二道：「正是。」婆子道：「你看好快日子麼，見他時不過三四歲，眨眨眼就是這表好人物，我們怎的不要老！」戴春忙上前以晚輩之禮見了婆子，婆子讓他二人客位上坐。紀二便把禮物移到婆子面前道：「我等自東京下來，帶得點土儀，請嫂嫂收了，不要見笑。」那婆子假意謙讓了一回，道：「既是叔叔見賜，大膽領了。」婆子便叫聲：「小猴子來！」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僮兒來，婆子便叫把這幾件禮物收拾進去。

不一時，那僮兒搬出兩盞茶來，婆子又教安排些按酒果品。紀二、戴春聽了立起身要走，婆子攔住道：「那有這個道理，至親嫡眷，多年不見。這戴官人雖是你的親，也就是我的親，同在此吃杯水酒何妨。」遂將二人留定了。婆子又開言道：「阿叔自出門後，一向在何處？怎樣得意？」紀二道：「兄弟出門多年，雖做幾樁生意，也不見好。」指著戴春道：「倒還是他，隨了大舅到四川，大獲利息。前年大舅去世，他卻滿載而歸。近來到東京，卻與兄弟遇著，另因一起買賣，一同到曹州來。到此已有餘日了，原不知道大嫂住在這裡，昨日恰好遇著張九朝奉，說起方知，所以今日來奉拜。只可歎大表見不在了。」田氏歎口氣道：「說不來，愚嫂的命該苦，又無兒子，只有秀蘭一個女兒，將來只有靠他，又不曾許人家。倘能招個養老女婿還好，卻那裡揀得來！」紀二道：「秀蘭姪女今年幾歲了？」田氏道：「八歲了。」紀二道：「怎的還沒有人家？」田氏道：「便是高不成，低不就。據他老子的意思，家資要穩當，又說我家是世代書香，也要配個書香人家俊秀子弟，所以至今沒處挑選。他的阿姊，那時全虧二阿叔做的媒，許得好人家，只可惜不到頭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那小猴子擺上杯碟果品。大家謙讓一番，婆子笑著對戴春道：「福官人，你休要客氣，我同你不比外人。你的姑娘、母親在日，我同他們都如親姊妹一般的，你那時還在門檻邊抓雞屎哩。今日難得你姑夫同你到此，我正少個親眷，一回相見二回熟，你自此也好長來看看我。」大家又是一笑。婆子敬酒，慢斟細酌。戴春坐在紀二肩下，生辣辣不敢多說話，只好揀紀二嘴裡說剩的說幾句。不覺又說到秀蘭，婆子道：「這小妮子生得單弱，昨日晚上教他到樓窗口收件曬晾的衣服，就感了些風了，今日竟不曾起來。不然，我便叫他出來拜見二叔叔。就是這位戴哥哥，也見見何妨。」戴春連稱不敢當。那婆子留客卻甚懇懇，惟戴春覺得無趣，又坐了一口，便與紀二辭別了婆子。婆子送出門來道：「今日怠慢了二位，務望改日再來，一則我本來少親人轉動，二來秀姑娘也須得見見。」紀二道：「望望姪女，我便道再來。」戴春道：「奉望賢妹，便道再來。」

二人離了婆子門首，行不數步，戴春問道：「方才你那表嫂，說你替他大女兒做媒，是那一家？」紀二道：「表嫂最相信我，他那大姑爺姓馬，那家當雖不及府上，卻還過得去。那時節，我去一說便成。」戴春聽了，便把那心裡這句話，咯咯的在喉嚨頭要吐出來，幾次三番，卻只得嚥下去。又閒走了一回，約日再會。自後戴春日來尋紀二，紀二隻用騰挪之法。又耽延了幾日，紀二吃戴春纏不過，只得又同了他到陰婆家來。那秀蘭風寒果然好了，只見釵環叮噹，輕移蓮步，隨了婆子出來，先拜見了紀二叔叔。婆子又將秀蘭拉向戴春前，也拜了兩拜，戴春慌忙回禮。少不得又是酒食相待，戴春依著紀二的囑咐，只得規規矩矩的。倒是那秀蘭，喜笑酬答，落落大方。有時眼角梢到戴春身子，那戴春好似蛆蟲鑽入骨裡，裡面異常受用，外面卻動掉不得。彼此說些家常閒話，酒食已畢，又坐談了一回，只得告別。

自此之後，戴春三日兩頭來邀紀二去轉動，婆子無不款待，但說話之間，總不提及媒事。戴春實實捺捺不住，有一日又到鶯歌巷未，與紀二攀談，大寬轉說到媒事上去。紀明便拈著那兩片狗嘴須，微微的笑，只不答話。戴春見他笑得蹊蹺。便問道：「二郎為何事只顧笑？」紀二道：「我在這裡猜一個人的心思。」戴春道：「猜那個？」紀二道：「二官人休見怪，我聽你曲曲折折說到做媒，甚是蹊蹺。」戴春正色道：「二郎怎說，我戴春豈是這等人！只是，只是……」紀二道：「似二官人這樣身分，也不算辱沒了我這姪女兒，只有一事卻難。我表嫂不是說要配書香麼？我那內姪福官，卻是不讀書的，連上賬字還不學全，我表嫂都知道的。如今二官人既冒充了福官，便不是書香了，他怎肯把女兒許與你？」戴春聽了，呆了半晌。紀二又道：「據我的意思，富與貴原是一樣。難道登科及第的方是好女婿，千財萬富的便不是好女婿了？倘我那內姪果真髮財，我紀明有女兒便肯許他，只不知我那表嫂的意思何如，我且去探探他的口氣看。」戴春大喜道：「全仗二郎周旋。」紀二道：「且慢，還有一事不妙。」戴春驚問道：「又有甚事？」紀二道：「我前日說你發了大財，我看那表嫂兀自有不信之心。」戴春道：「怎見得？」紀二道：「你但想你到他家不止一次了，他卻從不問起你在四川、東京怎樣經營，這不是不信你麼？」戴春沉吟半晌道：「這也極好商量，前次幾件禮物是你送的，我如今也送你些東西，比你送的格外體面，怕他不信麼！」

看官，凡是大家游浪子弟，使錢如潑水，他並非和銀錢有仇，卻另有一種念頭，最怕有人說他廉儉，有人說他沒錢。所以篋片就從此處設法激他，一激一個著，一激一個著。那紀二將戴春激到手了，便道：「二官人這般計較，必定妥當。但此刻且緩，總待我去探探口氣，再作計議。二官人且請稍坐。」說罷，即起身到陰婆家去了。約有半日方回，只見戴春在姚蓮峰店內閒談，一見紀二，便撒了蓮峰，進紀二家來問道：「怎樣了？」紀二笑嘻嘻道：「有點意思了。」戴春忙問何故，紀二道：「他說那老父在日，原要尋個書香人家，如今年紀大了，與其東不成西不就，不如揀個穩當的將就些罷了。又問我有甚好郎官，留意留意。你想，這不是有點意思麼？」戴春聽了這話，登時四體百骸都酥軟了，大喜道：「二郎，這頭媒事成功，我戴春定當重謝。」紀二道：「只是我說起戴福官發財，表嫂終是疑心。起先連我也不解，後來方知上年有人傳到表嫂耳朵裡，說那福官在四川已經潦倒不堪。我以前不知有這個信息，卻說發大財。今日我忙說傳來謠言不可憑信，現在同我一路回來，委實富厚，表嫂兀自半信半疑。」戴春躊躇一回道：「二郎，既是如此，連這送禮物之說也不必了。令表嫂既肯信你言語，你去說媒時，竟爽爽快快說明，一切聘禮與大眾格外不同。你替我擔認一句。」紀二道：「二官人說得極是，我去說媒時，竟說福官人親口囑咐的，許他重聘，諒他不再起疑了。」戴春大喜，紀二道：「二官人，此事在我身上，包管你成功，不必疑慮。今日我們且別處耍子去。」遂同上街，酒食閒走了一口。將要分手，紀二道：「二官人，且過幾日來討消息。」

戴春應諾而去，果真挨了三日，又到鶯歌巷來。紀二道：「所事已談過了，楊家表嫂說起福官，也甚歡喜，只是有一件事，要二官人親口應允。」戴春道：「甚事？」紀二道：「我表嫂不是說的，他這女兒要招個女婿養老，二官人既要定他，務要吩咐一句。」戴春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令嫂有缺長少短之處，我戴春無不竭力。」紀二道：「如此焉有不成！」戴春喜不自勝，就到鶯歌巷口一酒樓內，沾了一角酒，揀些過口，叫酒保送到紀二家來。

正在堂前歡飲，只見裡面孫婆笑著出來，對紀二道：「這碗梅湯到嘴了。」紀二舉杯笑道：「就請大嫂嚐嚐何如？」戴春動問是那一位，紀二道：「是孫大嫂，與小弟同居。一切我的家常事體，都承他照看的，端的為人又精明又能幹。方才我想起這起媒事，小弟只好做女媒，少一個男媒，何不就央他的令郎大光官做個男媒？」戴春道：「甚好。」滿敬了孫婆三杯酒。孫婆也一同坐了，老老實實吃酒攀談。紀二道：「此事還有個計較在此：二官人喜事成功之後，若說娶他到府上去，恐尊夫人處有些不便；若入贅到他家，他那里門臨大街，來往人多，二官人進出恐有人打眼，走漏消息。依我看來，我們這條巷倒還僻靜，又有間壁現成房子空著，二官人何不租了這房子，接他母女來同住：一者避了眾眼，二者紀明就在間壁，三者孫大嫂諸事能乾，都有照應。」孫婆笑謎謎的指紀二道：「怪物，怪物！有你這等聰明人，若把戴二娘子知道了，只怕要活活打死哩！」

當時紀二便去尋了房東，看了房屋，只見堂前、後軒、天井、過廊、灶灶，色色都好。這房子與孫婆貼間壁，孫婆與姚蓮峰貼間壁，後面還有一所小園，可以種些瓜果。望見孫婆那邊，早已搭了一架瓜棚，綠陰齊放。中間卻都有土牆隔斷。戴春看了大喜，隨即立了租約。紀二便去說媒，自然順順流流一說便成。戴春連日匆忙拿出些銀子來，托紀二、孫婆辦了簇新傢伙鋪陳，一面趕辦聘禮，足有三二千兩的火氣。戴府上的人都不得知，紀二、孫婆從中取利，沾潤不少。紀明、孫大光兩個媒人，齎送聘禮財帛，到天河樓陰婆家，道了吉期。

到了這日，戴春打扮得花簇簇迎接，陰婆母女離了天河樓，到了鶯歌巷新宅，成合巹之禮。新丈母的孝敬，媒人的謝禮，格外從重，愈加體面，自不必說。那戴春得了秀蘭，如得明珠，如飲醍醐，如登仙界，如歸故鄉，說不盡那鸞鳳和諧，鴛鴦歡暢。那陰婆到曹州不上幾時，又有鬼姓蒙混，況與戴春又是花燭姻緣，堂堂皇皇，端的無人識破。就是戴春平日的幫閒聞知此事，也不過道紀二瞞著他們，引誘東家娶了個兩頭大，心懷妒惡而已。但木已成舟，只得由他。紀二暗地對婆子道：「阿嫂，我計何如？」婆子感激非常。

誰知樂極生悲，冤家路窄。一日，陰婆門前閉看，瞥見一個人來，陰婆認得那人是東京矮腳鬼富吉。婆子急避入去，忙關了門。原來陰婆在東京時，帶著秀英幹那個買賣，富吉曾詐過他的油水，所以避他。那富吉早已看見，便緩緩的踱到陰婆門首，立定了腳，看了一回，便轉到孫婆家來。正值紀二在堂前獨坐，富吉拱一拱手，便問道：「借問間壁敢是姓陰麼？」紀二聽了，吃一大驚，便答道：「間壁姓戴，不姓陰。」富吉道：「可有姓陰的同住？」紀二道：「只是一家，並無同住。」富吉回身便走。紀二見他如此情形，十分驚疑，看那富吉已去遠了，便躡的走過婆子家來。此時戴春適在他處，陰婆見了紀二便道：「怎好？」紀二道：「方才有個人來問起阿嫂真姓，其情形又甚屬可駭。」陰婆道：「方才我遇見東京的富吉，我避得遲了，吃他看見，怎好？」紀二道：「呀，是了！幾日前，我聞知本府高大老爺從東京來到任，都說有個拿事的門上姓富，叫做富八爺。」婆子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紀二道：「別的不怕他，只是方才我看他情形，早晚必來纏障，萬一嚷到二官人的耳朵邊，獻出你的底裡來，倒難擺佈。」二人因此常常愁慮，那知竟不復來。陰婆心也安了。紀二道：「我教戴春出名租產，原是安如泰山，誰敢動搖！」從此照常辦事。

卻說秀蘭自從嫁了戴春之後，聽他母親的吩咐，端的歡歡喜喜伴著戴春。那孫婆自見了秀蘭，好似前生有緣，不碰見倒也罷

了，一見面時，便咕咕谷谷，你笑我說的總要半日。說的料想都是正經話。搬來不上半月，便打伙得火熱，秀蘭要拜孫婆為乾娘，孫婆甚是歡喜，那陰婆也都依他。

不日，孫婆的兒子大光，染患時感症，裡虛發斑。接了幾位名醫，醫案上寫著□四日慎防重變，一通升麻、柴胡、葛根，提得肝風鴟張，神昏痙厥；又是犀角地黃湯、牛黃清心丸，反領邪入心包，果然到了□四日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。孫婆只得這個兒子，又無媳婦，哭得死去還魂。紀二、陰婆、秀蘭都去勸慰，戴春也寬皮毛的動了幾句。那姚蓮峰也過來問了，連稱可惜可惜。殮事畢，那孫婆因連日侍奉兒子辛苦，又急又毀，弄出一場病來，臥牀不起。秀蘭日日過來伏侍茶湯，□分週到，在牀前說些閒話，扯開心事，惟夜間只好歸自己的洞房。陰婆也不時過來，門前自有紀二照應。

孫婆漸漸起牀，一日和秀蘭坐在後窗閒話。孫婆望見後園瓜棚，歎道：「我多日不去理他，不知得怎樣了？秀姑，你到我家多次了，我從未曾同你到園裡去過，今日我卻健旺了些，就同你去看看。」秀蘭道：「甚好。」二人到了後園，只見瓜棚依然如故，惟撐柱有幾根略歪了些，瓜蔓也有些憔悴。秀蘭見那園裡左邊有一花壇，種些建蘭、黃菊，右邊土牆上擺著幾盆蔥，牆比左邊的矮二三尺許。秀蘭指著道：「這牆為何比我們那邊的矮這許多？」孫婆道：「去年黃梅水大，此牆坍倒，同間壁通為一家。我屢催房主來修，那房主挨死扶活，直至八月，方來修築。卻又可惜工錢，築得三尺多些，就不加高了。我想兩家既有了關攔，也便不去催了。日子好快，此刻又是黃梅了。」

正在談說，忽見烏雲蓋頂，兩點便如拳頭大小，踢歷撲落打將下來。孫婆、秀蘭急忙避雨進內。秀蘭便從側門歸家去了，正值戴春從街上飛跑進來，氣急敗壞。那而登時傾盆直倒，街衢成河。戴春坐定，道：「好運氣！」秀蘭道：「哥哥虧得不著雨。」陰婆出來道：「賢婿路上受了日頭氣還好麼？」戴春立起道：「還好。」陰婆道：「寧可聞聞痧藥，免得發痧。」便取出一瓶臥龍丹。戴春聞了，打了幾個噴嚏。婆子道：「賢婿可要敬酒吃麼？」戴春道：「方才小婿同二姑爺在桃花巷吃了幾杯酒，他還要到別處去，小婿先回來。這番大雨，未知二姑爺濯著否。」婆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賢婿還好吃酒哩。」便叫猴子將熱酒、過口搬在後軒，便教秀蘭陪吃，婆子坐在旁邊閒談。戴春一面吃著酒道：「我每每回來，秀妹總在間壁，待岳母叫回，今日卻難得在家裡。」秀蘭笑而不言，婆子亦笑道：「這癡丫頭，不知和孫乾娘前世什麼緣分。倒也好，孫子娘一手好針線，教他去學學也好。」戴春笑嘻嘻道：「乾娘處自然也要親近，但只是不必長在他家。」秀蘭聽了，心中好生不悅，便笑道：「他家又無男子漢，我去怕怎的！」戴春道：「並非為此，我不過這般說。」婆子道：「這兩日乾娘因兒子死了，悲傷不已，我教你妹子去同他談談，解些心事。一來鄰合之情，二來結拜了親，這點來往，也少不得。」戴春道：「這也是個正理。」秀蘭肚裡說不出的只是氣，暗想道：「你這到嘴臉，我原是格外看待你的。我現在並不恁的，你便想監管我！」陰婆見女兒顏色不悅，正想設法調和，只見那兩早已住了，雲銷日出，滿地晴光，那高的地面已有些燥了。戴春忽的立起身來道：「還有一句話要同二姑爺說，此刻他只怕還在那裡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就走。婆子對秀蘭道：「我勸你不要終日在孫家，如今惹得那廝動疑。乖女兒，總依為娘的話，將順他些。」秀蘭應了。不一時，戴春回來，婆子問道：「賢婿尋二姑爺說甚要緊話？」戴春道：「有個曹縣人，曾欠先父銀兩未清，二姑爺說認得他的，小婿要同他去走遭。」婆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說罷，仍復入座。秀蘭陪著吃酒畢，從此吃茶吃飯，談天睡覺，自照老式。

從此秀蘭竟依母教，足有三日不到孫家。過了三日，腳又癢了：第一日只來了一次，第二日已坐了三個時辰，第三日便照常忘反了。那孫婆聞知戴春那日這番說話，暗暗大怒，道：「這廝捕風捉影的疑到我身上來，我認真引誘了你的活寶貝，怕你怎樣擺佈我！如今我偏要替他尋個好郎官，待我慢慢留心。」忽一日，天色將晚，孫婆到後園摘瓜為小菜，秀蘭不覺隨了進來。不去時，萬事全休，只一去，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障。要知此去有什麼蹊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